

水

詩源辯體卷二十七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張籍

字文昌

五言古極少。王建

字仲初

五言古聲調僅純然不

成語者多樂府七言二公又是一家王元美云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馮元成謂較李杜歌行判若河漢是也愚按二公樂府意多懇切語多痛快正元和體也然析而論之張語造古淡較王稍為婉曲王則語語痛快矣且王詩多而入錄者少故知其去張實遠也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

張王樂府七言張如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
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浮雲上天雨陪
地暫時會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
棄 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
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築城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
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蘭膏
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
還與墜時同古欽王如有歌有舞聞早為昨日健於今
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篋中有帛
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

思家時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
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 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
那得到黃泉但看隴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寒食
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廻
還起大宅與高臺北邙等句皆懇切痛快者也宋元
國初多習為之蓋以其短篇語意緊密中才者易於收
拾耳

韓白五言長篇雖成大變而縱恣自如各極其至張王樂
府七言雖在正變之間而實未盡佳選者於韓白五言
長篇不錄而多采張王樂府蓋元和主變而選者貴正

也。

大曆而後五七言律體製聲調多相類元和間賈島張籍

王建始變常調張王五言清新峭拔較賈小異在唐體

亦為小偏張如柳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 夜鹿伴茅

屋秋猿守栗林 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 竹深村

路暗月出釣船稀 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夜靜

江水白路迴山月斜 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 新

露濕茅屋暗泉衝竹籬 王如瘴烟沙上起陰火雨中

生水國山魃引蠻鄉洞主留 石冷啼猿影松昏戲

鹿塵 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 雨水洗荒竹溪沙

填廢渠 野桑穿井長荒竹過牆生 等句皆清新峭

拔另為一種五代諸公乃多出此矣

張籍七言律如瑞烟深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 閨

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 曉來江氣連城白

雨後山光帶郭青 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鴨

欄 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亦攀 等句風味

亦與五言相類七言絕漸入晚唐而入錄者最為有致

然中多雜以夢得之詩

王建七言律入錄者僅得四五其他句多奇拗遂為大變

宋人之法多出於此如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

須來。迴殘疋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時過無
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曾向先王邊諫事還應
上帝處稱臣。檢案事多關市井。聽人言志在雲山
臘月近湯泉不凍夏天臨渭屋清涼。秦隴州緣鸚鵡
貴王侯家為牡丹貧。看宣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
稱身。和蔣學士
新授章服等句實為宋人奇拗之祖而劉後村為
多但建全篇完妥者少。故未可入錄

王建七言律如功證詩篇離景象藥成官位屬神仙 奇
險驅迴還寂寞雲山經用始鮮明 沙灣漾水圖新粉
綠野荒阡暈色繒 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

鮮 無多白玉階前濕積漸青松葉上乾微雪等句實為

怪惡如借倩學生排藥合留連處士乞松栽 多愛貧

窮人遠請長修破落寺先成 鋪設暖房迎道士支分

閒院與醫人 健羨人家多力子祈求道士有神符

顛狂遠樹猿離鎖跳躑綠岡馬斷羈寒食看花等句又極村

陋實為杜牧皮陸唐末諸子先倡沿至宋人遂為常調

矣餘見杜牧皮陸
唐末諸子論中

詩有景象即風人之興比也唐人意在景象之中故景象

可合不可離也王建贈盧汀詩功證詩篇離景象此實

自謂意以為初盛唐不離景象故其意不能盡發今欲

悉離景象。悉發真意。故其詩卑鄙。至是此唐人錯悟受
魔之始也。趙凡夫云。文論得失。詩尚妍媸。此則全不論

妍媸矣。與晚唐總論
末三則參看

王建七言絕。有宮詞百首。入錄者無幾。若溪叢話云。閱王
建宮詞佳者亦少。只世所贈炙者數詞耳。其間雜以他
人之詞。云云。胡元瑞亦云。建寥落古行宮。一首。語意妙
絕。合建七言宮詞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

詩源辨體卷二十八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白樂天。名居易

五言古其源出於淵明

其自吟詩稿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

此外復誰愛
惟有元微之但以其才大而限於時。故終成大變。其敘

事詳明。議論痛快。此皆以文為詩。實開宋人之門戶耳。

又全集冗漫者多。斷不可讀。

或問子言樂天。五言古敘事詳明。以文為詩。今觀杜子美

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亦皆敘事。何獨謂樂天以文

為詩乎。曰。子美敘事。紆迴轉折。有餘不盡。說見子美論中正未

易及。若樂天才步不遺。猶恐失之。乃文章傳記之體。試

以二詩並觀。迥然自別矣。

樂天五言古敘事詳明者。難以句摘。議論痛快者。畧摘以

見。如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柰何西漢末。忠邪並信

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

讀漢書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峭函。其宅非不

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凶儒教重禮法。道家養神氣。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

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曠廓小如空。澄凝勝於睡。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大冷落。朝市大囂譁。不

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心

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未了。念慮煎於內。我今

實多幸。事與心相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寓心

身體中。寓性方寸內。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况有假

飾者。華簪及高蓋。此又踈於身。復在外物外。等句。皆

議論痛快。以理為勝者也。鄒彥吉云。夫莫不有理。而惟

詩忌理障。莫不有事。而惟詩忌事障。已上彥吉語若樂天此

詩。則皆所謂理障也。

樂天五言古用語流便。雖若容易。而聯絡照應。動切肯綮。

實皆苦思得之。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於容易。嘗

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

篇殆與初作不侔。已上文

其苦思可知。或謂樂天每作

詩。令一老嫗解之。嫗解則錄。是好事者妄言耳。今試以

樂天詩誦之。即聰慧婦人。有能盡得其解者乎。

五言古退之語奇險。樂天語流便。雖甚相反。而快心露骨

處則同。就其所造。各極其至。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謂

元白力勅而氣孱。蓋以其語太率。易不蒼勁故耳。

樂天五言古最多。而諸家選錄者少。蓋以其語太率。易而

時近於俗。故修詞者病之耳。然元和諸公之詩。貴快心

盡意。而縱恣自如。故予謂樂天詩。在退之之下。東野之

上。或有取於東野。而無取於樂天。非所以論元和也。

樂天五言古語既率。易中復間用律句。是厥體中所短。如

賀雨云。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朱陳村云。孤舟三適

楚。羸馬四經秦。等句。皆律句也。學樂天者。最宜慎之。

樂天五言古如賀雨。大觜鳥等。雖成大變。而敘事詳明。用

韻穩帖。首尾勻稱。靡不如意。其所長正在於此。或以諸

篇為冗濫。而不當錄者。非所以論元和也。其窈窕雙鬟

女。翩翩兩玄鳥。古琴無俗韻等體。雖近正。而實非本相。

今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樂天五言古有大觜鳥。蓋指當時閹宦也。中云雖生八九

子。誰辨其雌雄。語尤顯明。題海圖屏風。當指淮蔡。語亦

瞭然。今人讀古詩，於易知者不能知，於不易知者每多附會，何耶。

樂天七言古長恨琵琶敘事詳明新樂府議論痛快亦變體也。胡元瑞謂敷演有餘，步驟不足，得之。長恨歌聲調雖不盡純。說見李杜論及錢劉論註中然才氣有餘，故自不覺。

樂天七言古敘事詳明者，未可句摘。議論痛快者，畧摘以見。如貞元之民若未安，騾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騾樂不來君亦聖。騾國樂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海漫漫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

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母別子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却深，日增月長溺人心。古塚狐等句亦皆議論痛快，以理為勝者也。

樂天七言古長恨琵琶及新樂府，雖成變體，然尚有唐人音調。至一曰日一年年，及達哉樂天行，則全是宋人聲口，始為大變矣。

元和間五七言古退之奇險，東野琢削長吉詭幻，盧仝劉義變怪。惟樂天用語流便，似若欲矯時弊，然快心露骨。

終成變體

樂天五七言律絕悉開宋人門戶但欠蒼老耳五言排律華贍整栗而對尚工切語皆琢磨乃正變也

樂天五言律如邊角兩三枝離離原上草烟翠三秋色等篇尚為小變如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榮華急如

水憂患大於山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白首誰留住青山自不歸等句遂大入議論如寒衣補燈下

小女戲牀頭莫強踈慵性須安老大身病看妻檢藥寒遣婢梳頭佛容為弟子天許作閒人百年慵

裏過萬事醉中休天供閒日月人借好園林等句

則快心自得宋人門戶多出於此

樂天五言律有何處春深好二十首何處難忘酒七首不如來飲酒七首實開宋人冗濫之門

樂天七言律如萬里清光岳陽樓下來書子細等篇亦為小變如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妻初授邑號告身

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西湖留別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代諸妓寄嚴郎中等句始入遊戲如試

玉要燒三日後辨材須待七年期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為榮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

舟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為不才榮枯事過

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學調氣後衰中健。不用心
 來鬧處閒。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盡
 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等句亦大入議論
 如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心同乞食僧。寒松縱老風
 標在。野鶴雖飢飲啄閒。二三月裏饒春睡。七八年來
 不早朝。聞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思量。五千
 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等句亦快心自得。如
 新詩傳詠豔陽時節。憶除司馬等篇。則兩股交串。如昔
 年八月非莊非宅。案頭曆日等篇。又隔句扇對。至早聞
 元九一篇。體制製更奇。此皆以文為詩。實開宋人之門戶

耳。

樂天七言律本自流便。然其句又有奇拗。如王建者。有艱
 澀類諸家者。豈習俗不能自免耶。

樂天七言絕如雪盡終南憶。拋印綬。今年到時。行人南北
 野店東頭烟葉蔥。龍青苔故里。靖安宅裏。朱門深鎖。等
 篇。意雖深切。亦尚為小變。如欲上瀛洲。花紙瑤緘。小樹
 山榴。紫房日照。我梳白髮。柳老春深。等篇。亦大入遊戲
 如老去將何。牆西明月。酒後高歌。莫嫌地窄。自知氣發
 自學坐禪。歲暮幡然。卧在漳濱。勞將白叟。琴中有曲。莫
 驚寵辱。鹿疑鄭相。相府潮陽。等篇。亦大入議論。如狂夫

與我少年怪問。重裘暖帽。目昏思寢。紗巾草屨。自出家來。等篇亦快。心自得。此亦以文為詩。亦開宋人之門戶耳。

退之五七言古。雖開宋人門戶。然歐蘇而外。無人能學。惟樂天律絕。悉開宋人門戶。而宋人實多學之。當時稱為廣大教化主。是也。然但得其淺易耳。

樂天詩。非不自知其變。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觀其和答微之詩序云。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

此所病亦在於此。故知其不得不然耳。

王元美云。樂天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愚按樂天才大。其詩自能變化。但其篇什太多。故用意不免有相類者。謂之一律。則非矣。

元微之名稹少年與白樂天角靡騁博。故稱元白。然元實不

如白白五言古入錄者。雖長篇而體自勻。稱意自聯絡。元體多冗漫。意多散緩。而語更輕率。可采者不能十一。

嘗觀樂天和答微之詩序。其畧曰。五年春。微之左轉為江陵士曹掾。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凡二十章。率有比興。淫文豔韻。無一字焉。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

為詩十七章。皆得作者風然竊思之。豈僕所奉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也。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相遠也。此雖以元詩淫靡者為言。然予錄微之五言古僅七首。而元所寄白十七章。中得其四。故知微之本非樂天儔耳。

微之集五言古有清都夜境作。下註云。自此至秋夕七首。並年十六至十八時作。中頗有類韋蘇州語。惜未盡工耳。故知微之初年。即與樂天同一源也。詳見樂天首則論註中

東坡言元輕白俗。昔人謂為定論。嘗讀微之連昌宮詞及

七言律一二入選者。聲氣似勝。烏得為輕。既而讀其集。惟五言排律長篇及窄韻者稍工。餘不免太輕率耳。觀其酬樂天詩序云。屬李景信校書自忠州訪予。連牀遞飲之間。悲咤使酒。不三兩日盡。和去年以來三十二章。皆異其輕率可知。

元不如白。乃是功有疎密。非才有大小也。觀張文潛論樂天前見及微之酬樂天詩序。便可知矣。

微之七言古連昌宮詞聲氣渾厚。勝於樂天長恨歌。但敘事議論處。終是元和人詩。然微之七言古此外竟無可取。

昔人言元和以後詩學淫靡於元稹。今考集中淫靡者未見何也。按唐書藝文志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今所傳止六十卷。乃宋宣和間建安劉氏收拾於殘缺之餘者。故淫靡者不可得也。王性之家藏元氏豔詩百餘首。采入傳奇辯證者十九首。餘亦不傳。今止錄十二篇。以補成一家。然夢遊春詞汰去其半。尚嫌冗雜。其他一二絕句外。亦未爲工。惟古決絕詞爲勝。

函史載李戡字定臣。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恥之。徑反江東。隱陽羨。論著數百篇。惡元和有元白詩。競傳爲世重。集當世人詩類古者。斷以爲唐詩。愚按戡誠快士。其論著及所集詩。不少槩見惜哉。

詩源辨體卷二十九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著

白樂天初與元微之齊名元卒與劉夢得

字禹錫

俱分司洛

中遂稱劉白按劉雖與白齊名而其集變體實少五七

言古及五言律俱未為工七言律如南荆西蜀南宮幸

襲渡頭輕雨三篇聲氣有類盛唐如建節東行南國山

川家襲韋平浮杯萬里等篇音調亦似六曆如漢壽城

邊相門才子洛陽秋日新賜魚書鳳樓南面等篇則已

逗入開成至如踈種碧松過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

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 蘭蕊殘妝含露

言源辨體 卷二十九
泣柳條長袂向風揮。等句及前年曾見一篇則更入
纖巧矣。七言絕氣格甚勝。嚴滄浪云。大曆以後劉夢得
之絕句吾所深取耳。

夢得七言絕有竹枝詞其源出於六朝子夜等歌而格與
調則子美也。黃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
和間誠可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子
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按今之吳歌又是竹枝
之流。

樂天最愛夢得七言律。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
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夢得之詩

惟此得為變體而集中皆不傳。及考萬首唐人絕句。劉
實有似樂天者。故當時有劉白之稱。乃知今所傳夢得
詩決非全集也。

張祐字承吉。元和中。作宮體七言絕三十餘首。多道天寶官
中事。入錄者較王建。工麗稍遜。而寬裕勝之。其外數篇
聲調亦高。

施肩吾字希聖。七言絕見萬首唐人絕句。凡一百五十餘首。
中有豔詞三十餘篇。語多新巧。能道人意中事。較微之
豔詩遠為勝之。今采錄一十六首。以備一家。

詩源辨體卷三十 晚唐

改定本

江陰詩學夷伯清 著

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為開成許渾字用晦諸子許

才力既小風氣日凋而造詣漸卑故其對多工巧語多

觀貼更多見斧鑿痕而唐人禪詩乃漸散矣要亦正變

也。下流至韋莊五言律
李山甫羅隱七言律

或問予子嘗言陸機謝客非有才不足以濟變今於許渾

又云才力既小何耶曰許渾才力較錢劉子厚為小非

較眾人為小耳以李郢薛逢鄭谷韓偓諸子相比則知

之矣杜牧李商隱其才實勝於渾故其古詩又多大變

也。

許渾集古詩僅見一二餘皆五七言律絕也。五言律如傾

幕來華館京洛多高蓋。一篇聲氣猶勝。七言律如墳穿

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挂鐵衣。對雪夜窮黃石畧。望雲

秋計黑山程。舊精鳥篆請書體。新授龍船識戰機。三聯

乃晚唐俊調。至五言如鴈過秋風急。蟬鳴宿霧開。雲

識瀟湘雨。風知鄠杜秋。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

山色和雲暮。湖光共月秋。高牕雲外樹。疎磬雨中山。

雲起客眠處。月殘僧定中。晴山疎雨後。秋樹斷雲

中。雲帶鴈門雪。水連漁浦風。七言如風隨玉輦笙

歌迴雲卷珠簾劍珮高。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

夜還風。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湘潭

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溪雲初起日沉閣。山

雨欲來風滿樓。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

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閒。猿啼巫峽曉

雲薄。鴈宿洞庭秋月多。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

草自香。山徑晚雲收獵網。水門涼月挂魚竿。等句。

對皆工巧語皆觀貼。與盛唐總論二十一。然以全集

觀句意多相類。亦有失之太重者。

王元美云。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

之愚按晚唐諸子體格雖卑然亦是一種精神所注渾五七言律工巧襯貼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雖初盛而庸淺無奇則又奚取焉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糞稗以此論詩則有實得矣

許渾五七言律體格漸卑者特以情淺而詞勝工巧襯貼而多見斧鑿痕耳宋人體尚元和而元美格主初盛其貶渾固宜楊用修譚苑所引詩句實多鄙陋而亦貶渾豈真以其體格之卑耶抑亦偏見不足信也

杜牧字牧之才力或優於渾然奇僻處多出於元和五七言古恣意奇僻且多失體裁不能如韓之工美援引議論

處益多以文為詩矣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

杜牧五言古有贈沈處士一篇大為奇變然僅可入錄後世好奇者亦多做之

杜牧五言律可采者少七言早鴈一篇聲氣甚勝餘尚有

二二三篇可采其他怪惡僻澀遂為變中之變如韓嫣金

丸莎覆綠許公鞮汗杏粘紅期巖無柰睡留癖勢窘

猶為酒泥慵行開教化期君是卧病神祇禱我知

邪佞每思當面唾清貧長欠一杯錢黠曼可汗修職

貢文思天子復河湟直道莫拋君子業遭時還與故

人書先揖耿弁聲籍籍今看黃霸事縱縱鬢衰酒

減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已見玄戈收相土。應回翠帽過離宮。洛陽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送國逢棋王等句。皆怪惡僻澀者也。

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豪曠磊落。乃才大而失之於放。其機趣無不靈活。杜牧七言律僻澀怪惡。其機趣實死。人稱小杜。愧甚滄浪論詩以興趣為先。誠為有見。

七言律。王建尚奇而昧於正。尚意而畧於辭。杜牧亦尚奇。尚意。而又以老硬為主。實僻澀怪惡也。宋人之法。多出於此。

詩先定其正變。而後論其淺深。否則愈深愈僻。必有入於怪惡者。許渾五七言律。情致雖淺。而造語實工。譬之庖製。則五味多而真味少。杜牧七言律。用意雖深。而造語實僻。譬之惡品異類。食之則蜚口中。穎不能下。嚙反謂之美味可乎。楊用修深貶許渾。而謂晚唐律詩。義山而下。惟牧之為最。其說本於宋人。此不識正變。而徒論深淺也。餘見皮陸論中

杜牧七言絕。如黃沙連海青。塚前頭翠屏。山對銀燭秋光。監宮引出五篇聲。氣尚勝清時有味。以下盡入晚唐而韻致可觀。開成以後。當為獨勝。

杜牧少年風流放蕩。見於他書。可考其詩有落魄江湖華

言波辨骨 卷三
堂今日自恨尋芳等篇今皆不見本集者何按唐書牧
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臨終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斯
豈臨終而焚之耶中復有婷婷孌孌多情却似二絕疑
後人增入也且集中多怪惡僻澀之語與前三絕及他
入錄者如出二手乃知此公情致自在怪惡僻澀直欲
自開堂奧耳

李商隱

字義山

才力亦優於渾而用事詭僻多出於元和五

言古多用古韻并泥一篇援引議論又似杜牧但更冗
漫耳七言古惟韓碑安平公二詩稍類退之而韓碑為
工其他多是長言聲調詭僻尤甚讀之十不得三四也

商隱七言古聲調姸媚大半入詩餘矣

與溫庭筠上源於李賀七言古下流

至韓偓

如柔腸早被秋眸割 海闊天翻迷處所 衣

帶無情有寬窄 香眠冷襯瑋瑋珮 蠟燭啼紅怨天

曙 蟾蜍夜豔秋河月 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

聞殘語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 低樓

小徑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雲屏不動掩孤噸西

樓一夜風箏急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却相怨

瑤瑟悒悒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鈎鸚鵡夜驚霜

喚起南雲繞雲夢 等句皆詩餘之調也

商隱律詩較古詩稍顯易而七言為勝七言如何年部落

一篇乃晚唐俊調其他對多精切語多穠麗宋人號為

西崑體為晚唐一種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

碧雞 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 閨苑有

書多附鶴女牆無樹不棲鸞 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

銀牀在井頭 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鑪換夕薰

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鷓鴣 明珠可貫須為

珮白璧堪裁且作環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

點通 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 滄海月

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 等句皆精切穠麗者也

較許渾而言許工詞李工意而俱不甚暢然許入選者

多而李入選者少

商隱七言律語雖穠麗而中多詭僻如狂飈不惜蘿陰薄

清露偏知桂葉濃深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烟

花宋玉曾是寂寥金燼後斷無消息石榴紅無題等句最為

詭僻冷齋夜話云詩至義山為文章一厄是也論詩者

有理障事障予竊謂此為意障耳又贈司勳杜十三一

篇體製甚奇然亦出於樂天覽盧子蒙詩也

商隱七言律既多詭僻時亦有鄙俗者如空歸腐敗猶難

復更困腥臊豈易招楚宮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

怨嗟昨日嵇氏幼男尤可憫左家嬌女豈能忘悼亡賈氏窺

言洲辨骨 卷三十一
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無等句最為鄙俗者也。

商隱七言絕。如代贈云。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

愁。鴛鴦云。不須長結風波願。鎖向金籠始兩全。春日云。

詠燕蝶銜花蕊。蜂銜粉。共助青樓一日忙。全篇較古律豔

情尤麗。

五言絕。許。渾聲急。氣促。商隱意新。語豔。此又大曆之降。亦

正變也。五言絕正變止此。

溫庭筠。字飛卿。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五七言古綺靡妖

豔。五言獵騎一篇。有似齊梁。但與題不合。恐誤。西洲詞。

江南曲。轉韻體。用六朝樂府語。湘宮人。故城曲。邊笳曲。

畧似長吉。其他則未為工。七言轉韻四句一換。平仄相間。語亦多詭僻。讀之十不得五六。聲調畧與義山相類。其才或不及耳。予所錄乃其最易者。

庭筠七言古聲調婉媚盡入詩餘。與李商隱上源於李賀下流至韓偓諸體如

家臨長信往來道。一篇本集作春曉曲。而詩餘作玉樓

春。蓋其語本相近。而調又相合。編者遂采入詩餘耳。其

他畧摘以見。如四方傾動烟塵起。猶在濃團夢魂裏。後

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為君裁破合歡被。

星斗迢迢共千里。象尺薰鑪未覺秋。碧池已有新蓮子。

迴嚔笑語西廳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捲象

牀滿樓明月梨花白。王堦暗接崑崙井井上無人金
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百舌問花
花不語。低迴似恨橫塘雨。蜂爭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楊
惜金縷。等句。皆詩餘之調也。

庭筠五言律有六朝體酷相類。唐人六朝體例不錄七言入錄者調

多清逸語多閒婉在晚唐另為一種如出寺馬嘶秋色裏向陵鴉亂夕陽中竹間泉落山厨靜塔下僧歸影殿空。窓間半偈聞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峯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為尋名畫來過院因訪閒人得看棋新鴈參差雲碧處寒鴉繚繞葉紅時。湖上殘

棋人散後岳陽微雨鳥歸遲 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
聲乾鹿在林。等句。皆清逸閒婉與義山相反者也。

傳言庭筠薄於行執政鄙其為人。今觀其七言律格雖晚
唐而清逸閒婉殊無塵俗之態何也。曰摩詰應物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庭筠之詩則有言者未必有德也。

庭筠七言律如莽莽寒空蘇武魂銷曾於青史三篇乃晚
唐俊調石路荒涼羨君東去倚欄愁立龍沙鐵馬四篇
有似許渾穆滿曾為曲巷斜臨曾向金屏積潤初銷四
篇有似商隱。

七言律許渾工於詞故情致不足庭筠雖不能如許渾之

工。然入錄者却有情致

按李賀李商隱溫庭筠古律之詩多側詞艷語宋初楊大

年諸人翕然宗之詳見子號西昆體人多訾其僻澀今

人但指商隱詩為崑體非也

開成七言絕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聲皆溜亮語多快

心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下流至鄭谷七言絕中間入議論便

是宋人門戶

七言絕盛唐諸公意常寬裕晚唐諸公意常窘盛故盛唐

諸公一題可為十數篇而晚唐諸公一題僅可為一二

也

晚唐七言絕意亦有寬裕者然聲每急促聲亦有和平者

而調又卑弱較之大曆已自逕庭况可望盛唐耶

王敬美云晚唐詩萎矣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

妙至欲勝盛唐予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

盛唐乃其不及盛唐也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

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已上俱敬美語胡元

瑞云晚唐絕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

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

極工者亦氣韻衰颯天壤開寶然書情則惻愴而易動

人用事則巧切而工悅俗世希大雅或以為過盛唐具

眼觀之不待其辭畢矣愚按晚唐絕句二子乃深得之
但二詩雖為議論之祖然東風二句猶有晚唐音調可
憐二句則全入議論矣與晚唐總論首則參看
遊仙詩其來已久至曹唐字堯質則有七言絕九十八首後
人賦遊仙絕句實起於此而青於藍者亦多今采錄一
十六首以備一家。

詩源辨體卷三十一 晚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馬戴字虞臣集古詩畧見數篇律詩七言亦甚少五言如火

發龍山北北風吹別思處處松陰滿三篇氣格有類初

唐如斜日挂邊樹別離楊柳陌堯女樓西望三篇聲氣

亦類盛唐惜結語多弱如斗酒故人同篇緣危路忽窮

野風吹蕙帶洞庭人夜別離人非逆旅等篇亦似大曆

如廣漠雲凝慘金甲耀兜鍪二篇體雖闊大而聲韻俊

朗語意精切自是晚唐高調學者於此能別方是法眼

至金陵山色裏長亭晚送君洞庭秋色起故人今在剡四

言波弄骨 卷三十一
篇便是晚唐如語別在中夜灞原風雨定雲門秋却入
朝與城闕別四篇語出賈島如君生遊俠地閒想白雲
外黯黯抱離念帝鄉歸未得天涯秋色盡野人間種樹
六篇格類于武陵又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一聯元
美謂不減柳吳興然全篇則實中唐嚴滄浪云馬戴在
晚唐諸人之上是也

于武陵集五言律之外惟絕句數篇而已其詩氣格迥緊
故爲矯激而聲韻急促語意快露實多出於元和亦晚
唐一家

劉滄

字蘊靈

集七言律之外惟五言律一篇其詩氣格聲韻

與于武陵五言相類而意亦多露亦晚唐一家嚴滄浪
云劉滄亦勝諸人是也然以二集觀雖調多一律却少
斧鑿痕

于劉五七言律間摘中二聯以見大畧于五言如今宵一
別後何處再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 旋添青
草塚更有白頭人歲暮客將老雪晴山欲春 自生江
上月長有客思家半夜下霜葉北風吹荻花 遠聞涼
鴈至如報杜陵秋千樹有黃葉幾人新白頭 因知人
易老唯有水長流欲附故鄉信不逢歸客舟 劉七言
如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

沒清猿聲入楚雲哀 青山空出禁城日黃葉自飛宮
 樹霜御路幾年香輦去天津終日水聲長 花開忽憶
 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浩浩晴原人獨去依依春草
 水分流 秋風漢水旅愁起寒木楚山歸思遙獨夜猿
 聲和落葉晴江月色帶回潮 風生寒渚白蘋動霜落
 秋山黃葉深雲盡獨看晴塞鴈月明遙聽遠村砧 等
 句雖氣格道緊而實出於矯非若盛唐諸公以古為律
 者出於才力之自然也

趙嘏 字承祜

七言律有題雙峯院松一篇聲氣有類盛唐廣

武溪頭正懷何謝樓上華筵三篇氣格亦勝他如兩見

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閣山當寺微綠

含風樹滿川 芰荷香遶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

擬十洲三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 霑襟正歎人間事

迴首更慙江上鷗鷓鴣聲中寒食酒芙蓉花外夕陽樓

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重嘶匹馬吟紅

葉却聽疎鐘憶翠微 故園何處風吹柳新鴈南來雪

滿衣目極思隨原草遍浪高書到海門稀 等句聲皆

溜亮語皆俊逸亦晚唐一家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一聯杜紫微賞詠不已稱為趙倚樓惜下聯

不稱七言絕十無詩開宋人冗濫之門疑非嘏作

李郢字楚望七言律虬鬚憔悴一篇亦晚唐俊調其他入錄

者聲多宜朗語多藻麗然去趙嘏實遠

薛逢字陶臣七言律老聽笙歌一篇聲氣亦勝陰風獵獵一

篇與李郢虬鬚憔悴相伯仲其他入錄者聲多宜朗語多穠麗亦有漸入纖巧者

七言律盛唐諸子醞藉和平大曆諸子氣格雖衰而和平

未改開成而後意態過於軒舉聲韻傷於急促意態軒

舉者如許渾對雪夜窮黃石畧望雲秋計黑山程李

商隱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李郢鵬沒

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薛逢霜中入塞鳴弓

響月下翻管玉帳寒等句是也聲韻急促者如許渾

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溪雲初起日沉

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劉滄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

明潮自來花開忽憶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等

句是也予少時最喜讀之學者苟不能辨終無以脫晚

近之習耳七言絕亦然

陸龜蒙皮日休唱和多次韻之作七言律鼓吹所選僅得

一二可觀其他多怪惡奇醜矣陸如何慚謝雪中情詠

不羨劉梅貴色粧白菊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官應是玉兒

媒野梅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讐鵲澄沙脆弱

言波奔骨 卷三十一
聞應伏青鐵沉埋見亦羞紫石須知日富為神授祇有

家貧免盜憎次韻君隱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性相攻

寄吳魂應絕地為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張處士飲啄

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壓新皮如因思桂蠹傷

肌骨為憶松鵝捐性靈病孔騷人白芷傷心暗狎客紅

筵奪眼明紫石並出亦如鵝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筭

映竹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春秦吳只恐籊來

近劉項真應釀得平酒德有神多客頌醉鄉無貨没人

爭新等句皆怪惡奇醜者也吳無障論時義云向來詞

醜極矣佳者為善用脂粉而不佳者為醜醜畫見予於

晚唐亦云。

予嘗以唐律比閨媛初唐可謂端莊盛唐足稱溫惠大曆

失之輕弱開成過於美麗而唐末則又妖豔矣然美麗

妖豔雖非端莊溫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於溺此人情

之常無足為異至若王杜皮陸乃怪惡奇醜見之必唾

其面今好奇之士反以為姣好而慕悅之此人情之大

變不可以常理推也。

韓白古詩本失之巧而或以為拙王杜皮陸律詩實流於

惡而或以為巧此千古大謬蓋韓白機趣實有可觀王

杜皮陸機趣畧無所見也今人好奇而識淺故捨韓白

而取皮陸耳。

皮陸集中有全篇字皆平聲者。有上五字皆平聲。下五字

或上聲。或去聲。或入聲者。有疊韻。有離合。有藥名。有人

名。有迴文。自離合至迴文。漢魏六朝亦間有之。蓋偶以為戲耳。有問答。有風人。即

吳歌。誇新鬪奇。大壞詩體。二子復生。吾當投畀豺虎。或問

東坡亦有疊韻。雙聲。吃語。禽言等。何曰東坡才大。自無

不宜。故偶以為戲。皮陸長處。畧無所見。而惟以此鬪奇。

未可並論也。

王摩詰。韋應物。白首仕宦。日與風塵車馬為伍。乃其詩潔

淨。蕭散。殊無一滓穢語。陸龜蒙。託跡隱居。假與雲山烟

水相親。而其詩怪惡奇醜。反不得中人趣。觀者當取其

心。無論其跡。若曰限於時代。然則晚唐豈無正變耶。

晚唐五言古。溫李而後。作者絕響。大中咸通間。諸子多習

為之。而實無足取。李群玉學太白。盡力摹擬。亦稍有可

觀。惜才力太弱。司馬扎間有遠韻。亦能成篇。邵謁學孟

郊。而淺鄙者實多。曹鄴間學六朝。亦無足采。于瀆蘇拯

鄙陋益甚。此皆不足序列。但後之學者。於古詩多不能

知。恐不免為惑耳。

晚唐七言絕。周曇有詠史一百四十六首。胡曾一百首。孫

元晏七十餘首。汪遵五十餘首。羅虬有比紅兒詩一百

言源辨體 卷三十一
首俱庸淺不足成家茲並不錄。

詩源辨體卷三十一

晚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吳融

字子華

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氣格在初盛唐之間。十二闌干別墅蕭條長亭一望二篇聲氣亦勝其他皆晚唐語也。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輒能自厲高不如岑錢不如劉誰不知之而高錢五言律數篇氣格實勝岑劉趙嘏吳融全集遠遜許渾而趙吳七言律一二聲氣有類初盛使不覩諸家全集定不能別其高下也。

韋莊

字端己

律詩七言勝於五言五言如拜書辭王帳月照

臨官渡。為儒逢世亂。二篇畧與許渾相類。至如雪向寅前凍。花從子後春。總帳局秋月。詩樓鎖夜蟲。浪跡

花應笑。衰容鏡每知。掃地留疎影。穿池浸落霞。草

動蛇尋穴。枝搖鼠上藤。等句較之於渾。則聲盡輕浮。

語盡纖巧而五言不可復振矣。要亦正變也。七言律如

萬里只攜孤劍去。十年空逐塞鴻歸。夜指碧天占晉

分。曉磨孤劍望秦雲。紅旗不卷風長急。畫角閒吹日

又曛。心如獄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千年王

氣浮清洛。萬古坤靈鎮碧嵩。江聲似激秦軍破。山勢

如匡晉祚危。等句聲氣實雄於渾。如殘雪嶺頭明組。

練晚霞。簷外簇旌旗。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入

渭城。山好只因人化石。地靈曾有劍為龍。載酒客

尋吳苑寺。倚樓僧看洞庭山。等句則對皆工巧。語皆

襯貼。至如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塔前

雨落鴛鴦瓦。竹裏苔封蟬竦橋。星分夜彩寒侵帳。蘭

惹春香綠映袍。等句則又入於纖巧矣。然以全集觀。

亦有失之太重者。絕句在唐末諸人之上。

鄭谷字守愚詩以全集觀。去許渾韋莊實遠。五言律如春亦

怯邊遊。萬里念江海。一篇聲氣稍勝。但前篇起語甚稚。

後篇結語太弱耳。如漂泊病難任。淒涼懷古意。澤國逢

知已三篇亦中唐佳製男兒懷壯節一篇實晚唐俊調
 幾思聞靜話效樂天隔句扇對七言律如飲潤鹿喧雙
 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林下聽經秋苑鹿溪邊掃葉
 夕陽僧萬頃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殘蟬情多
 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等句皆晚唐語至如
 殘月露垂朝闕蓋落花風動宿齋燈畫成烟景垂楊
 色滴破春愁壓酒聲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
 外蘭錦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燕一枝低
 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棠等句則聲盡輕浮語盡
 纖巧矣然集中諸體僅得二三十篇餘皆村陋不足錄

也

鄭谷七言絕較之開成句語亦不甚殊而聲韻益卑唐人
 絕句至此不可復振矣要亦正變也中如紫雲重疊塵
 壓鴛鴦花落江堤半烟半雨移舟水濺等篇皆聲韻益
 卑者也胡元瑞云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豈不一唱三歎而氣韻衰颯殊甚渭城朝雨自是口語
 而千載如新此論盛唐晚唐三昧已上八句皆元瑞語下至李山
 甫羅隱不更述矣

唐人之詩雖主乎情而盛衰則在氣韻如中唐律詩晚唐
 絕句亦未嘗無情而終不得與初盛相較正是其氣韻

衰颯耳。

韓偓字致堯別集一卷實本集也以其有香奩集故反名別

集然其語多淺俗入錄者甚少七言律如無柰離腸長

日居閒惜春連日三篇氣韻亦勝星斗踈明一篇聲亦

宣朗他如餅添澗水盛將月衲挂松枝惹得雲 樹頭

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

愁陣出奇兵 等句乃晚唐巧句也至若爐為窓明僧

偶坐 雨連鶯曉落殘梅 則奇僻不可為法矣。

韓偓香奩集皆裙裾脂粉之詩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

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愚按詩名香奩奚必求骨

但韓詩淺俗者多而豔麗者少較之溫李相去甚遠即

予所錄者十之二三而亦不能佳也五言古如侍女動

粧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輸垂淚 七言古如

嬌嬈意緒不勝羞願倚郎肩永相著 直教筆底有文

星亦應難狀分明苦 七言律如小疊紅牋書恨字與

奴方便送卿卿 七言絕如想得那人垂手立嬌羞不肯

上鞦韆等句則詩餘變為曲調矣上源於李商隱溫庭

此至七言律如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

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 亦頗有致又分

明窓下聞裁剪敲遍欄干故不應則曲盡豔情

韓偓香奩集。唐詩紀事以爲五代間和凝之詞嫁其名於偓耳。韻語陽秋云。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稿見授。得無題詩云云。偓傳。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序所謂丙寅在福建。蘇曄授其稿。正依王審知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愚按韻語考證甚明。紀事之說實不足信。又吳融集有和韓致堯侍郎無題三首。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亦一驗也。

開成許渾

七言律再流而爲唐末李山甫羅隱

字昭諫

諸子

羅李才力益小風氣日衰而造詣愈卑故於鄙俗村陋

之中間有一二可采然聲盡輕浮語盡纖巧而氣韻衰

頹殊甚唐人律詩至此乃盡散矣要亦正變也李如柳

遮門戶橫金鎖花擁絃歌咽畫樓錦袖妖姬爭巧笑王

銜驕馬索閒遊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

騾裹似龍隨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羅如曲檻柳穠

鶯未老小園花暖蝶初飛噴香瑞獸金三尺舞雪佳人

王一圍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牽別

恨和愁斷水帶離聲入夢流等句皆輕浮纖巧者也

與總論論道當
嚴一則參看

初唐七言律質勝於文盛唐文質兼備大曆而後文勝質

衰至李山甫羅隱諸子則文浮而質滅矣羅李詩只就入錄者言之

大抵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下詞藻雖有洪纖而尚有

可觀失此二者則不得為正變也以下九則總論晚唐之詩

或問唐人律詩以劉長卿錢起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

山甫羅隱為正變古詩以元和諸子為大變何也曰律

詩由盛唐變至錢劉由錢劉變至柳宗元許渾韋莊鄭

谷李山甫羅隱皆自一源流出體雖漸降而調實相承

故為正變古詩若元和諸子則萬怪千奇其派各出而

不與李杜高岑諸子同源故為大變其正變也如堂陛

之有階級自上而下級級相對而實非有意為之晚唐

律詩即李商隱溫庭筠于武陵劉滄趙嘏雖或出正變

之上終不免稍偏矣

或問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律詩較元和諸子古詩

品第若何曰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譬今世之儒

元和諸子如老莊楊墨今世之儒安可便與老莊楊墨

爭衡乎

或問予子之論律詩宗盛唐而黜晚唐宜矣然無乃畏難

而樂易乎曰盛唐渾圓活潑其造詣之功已非一日若

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則造詣之後。又非卒然可辨也。孰謂盛唐易而晚唐難乎。但盛唐沉思忽至。豁焉貫通。種種自見。晚唐觀貼纖巧。一字一句。靡不艱得。斯則盛唐易而晚唐難。信矣。或曰。詩貴超脫。不貴沿襲。子之言。無乃以沿襲為事乎。曰。盛唐造詣既深。興趣復遠。故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盛唐之脫也。學者有盛唐之具。斯亦脫矣。若更求脫於盛唐。則吾不知也。

予嘗言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姪國泰云。盛唐律詩。固不難於才力。若晚唐所為觀貼纖巧者。意雖不有盛唐。然亦必不能為盛唐也。即今人時義恣。

為新奇大輕先輩。試使降心為王唐之文。果能之乎。

七言律。輕浮纖巧。雖唐末所尚。而成家者實少。李山甫羅

隱諸子間得一二。可采其他則多鄙俗村陋矣。鼓吹所

選全集不能盡摘如薛逢六街塵起鼓鞞鞞馬足車輪

在處通百役並驅衣食內四民長走路岐中六街塵細推

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光陰白日還將暮草

木從春又到秋四句悼古李山甫長疑好事皆虛事却恐閑

人是貴人老逐少來終不放辱隨榮後定須勻寓南朝

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

歌舞破除休上元懷古高駢紅葉寺多詩景致白衣人盡酒

交遊依違諷刺因行得澹泊供需不在求

途次寄僧舍無金

寄與白頭親節槩猶誇似古人未出塵埃真落魄不趨

權勢正因循留別杜荀鶴巢穴幾多相似處路岐兼得一

般平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雪顏萱憶昔

為兒逐我兄曾騎竹馬拜先生 豈是爭權留怨敵可

憐登路盡公卿四句過張處士故居等句十居四五讀之誠欲嘔

吐既不足以為正變而又不能成大變也楊用修云學

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為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今

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氲者疥且痔者乃

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胡元瑞亦云

杜荀鶴李山甫委巷談藂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

或問唐人七言律自錢劉變至唐末而聲韻輕浮辭語纖

巧宜也今觀諸家又多鄙俗村陋何耶曰唐人既變而

為輕浮纖巧已復厭其所為又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

於是意見日深議論愈切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此上

承元和而下啓宋人乃大變而大敝矣以下三則與王建功證詩篇離

景象之說參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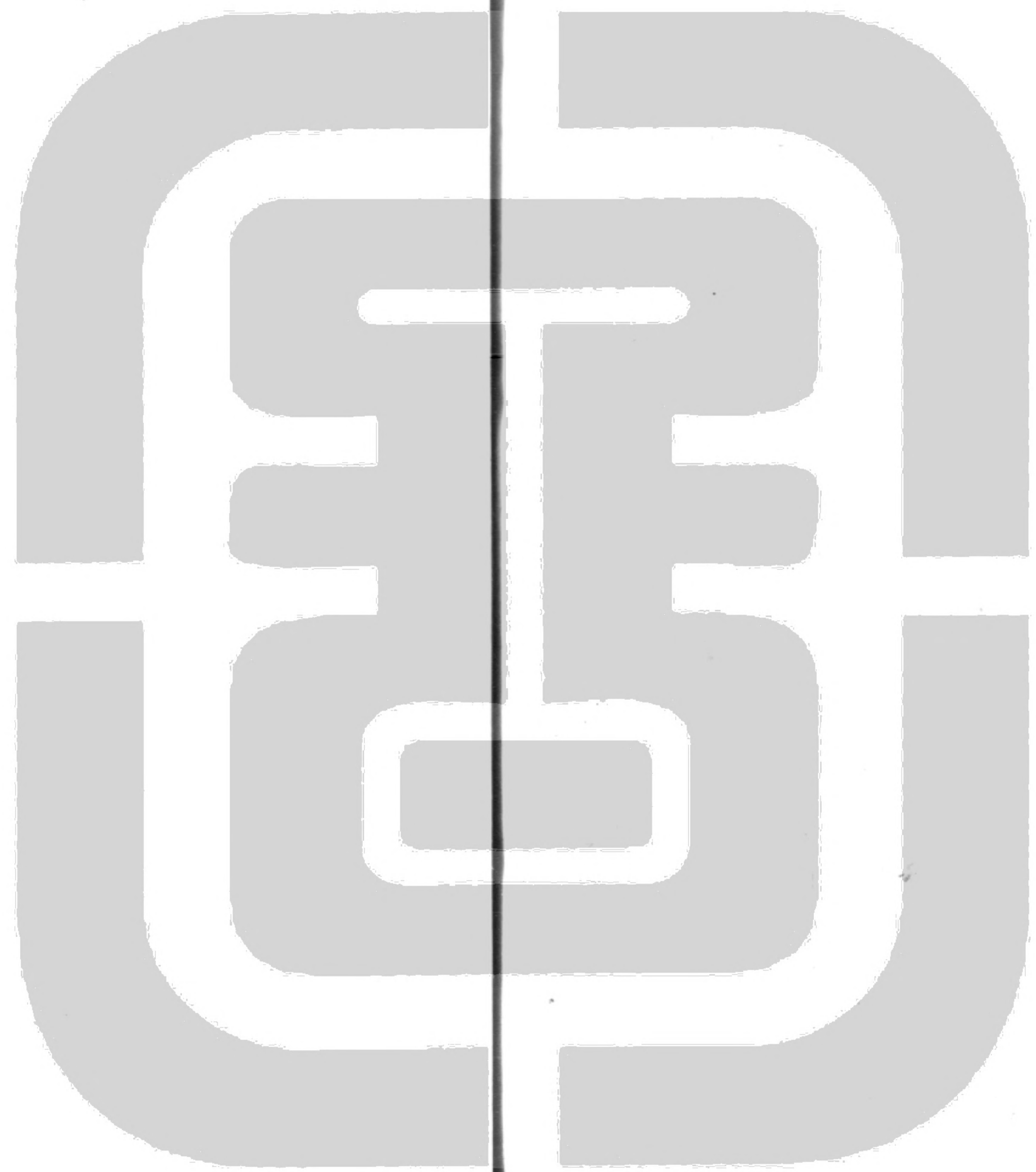
或謂晚唐人多用山水木石烟雲花鳥為詩故其格甚卑

捨此而後可以觀詩矣予曰不然詩有賦比興山水木

石烟雲花鳥即古詩之比興也孔子論詩亦曰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故山水木石烟雲花鳥自三百篇而下
卽初盛唐不能捨此爲詩。顧可以責晚唐乎。晚唐之詩
惟是氣象萎荏情致都絕而徒藉於山水木石以爲藻
飾故其格卑下。要不可盡廢山水木石而爲詩也。逮於
唐末諸子。乃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於是山水木石之
語廢而議論意見之詞繁。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嘗觀
六一詩話許洞會諸詩僧分題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
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等字。於是諸僧閣筆嗚呼此
宋人欲以文爲詩也。於諸僧何尤。

或曰唐末詩不特理致可宗而情景俱真。有不可廢。趙凡
夫云情真景真。誤殺天下後世不典不雅鄙俚。疊出何
嘗不真。于詩遠矣。古人胸中無俗物。可以真境中求雅。
今人胸中無雅調。必須雅中求真境。如此求真真如金。
玉如彼求真真如砂礫矣。大底漢唐之真如此。宋人之
真如彼。初盛之真如此。晚唐之真如彼。二法懸殊不可
不辯。已上二十句
皆凡夫語



卷之二